

陈墨 / 著

金庸小说人物谈
ZHONGSHENGZHIXIANG JINYONG XIAOSHUO RENWU TAN

众

生

之

相

所谓众生之相，不是指众生的共相，而是指不同的人物个性形象，人间众生，实际上正是由无数不同性格、不同形象的个人所组成。进而，众生之相不仅是指众生的形象，同时也是指众生的「心相」，包括他们的个性特色和心理奥妙。

上海三联书店

670794

陈墨 / 著

众

生



ZHONGSHENGZHIXIANG JINYONG XIAOSHUO RENWU TAN

金庸小说人物谈



中南大学图书馆



C0473560

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陈墨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6

ISBN 7-5426-1528-9

I. 众… II. 陈… III. 金庸—侠义小说—人物—文学研究 IV. J1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16551号

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

著 者/ 陈 墨

特约编辑/ 徐芝芳

责任编辑/ 冯芝祥

装帧设计/ 范岍青

责任制作/ 沈 鹰

责任校对/ 梅清华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sanlianc@online.sh.cn

印刷装订/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

版 次/ 200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1年9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10千字

印 张/ 14

印 数/ 6001-11100

ISBN7-5426-1528-9

I·180 定价：25.00元

引 言

多年以前我就有一个愿望，想要写一系列文章，专门谈论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金庸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和成就，金庸小说广泛流传并且经久不衰的最大原因，说到底是因为作者突破了通常武侠小说的局限，尽可能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书写人性、体验人生并努力塑造个性不同的人物形象。当然，因为武侠小说形式的局限，再加上作者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技巧也有一个发展与成熟的过程，因而其中人性、人生和人物形象的描写自然就有深有浅、有得有失，甚至有成有败。这就需要对此进行分析、研究和非常具体的点评。

当年我曾有过一个很具体的计划，想对金庸笔下的人物作分门别类的逐一分析点评，想将这些点评分成“侠士卷”、“情人卷”、“恶人卷”、“异人卷”、“历史人物卷”和“喜剧人物卷”等几个大类。由于种种原因，计划没有完成。这份多年未了的心愿，就成了我现在写这本书的主要动因。

这本书的正题叫做“众生之相”，包含了佛家的“众生平等”的观念，当然首先就要讲究人人平等，所以就不分超人与凡人、情人与恶人、大人物与小人物、真实历史人物与虚构传奇人物，甚至也不分主要人物与非主要人物。只要觉得值得一谈的，就谈，哪怕她或他是一个次要又次要的人物；

不值得一谈的，就不谈，哪怕他或她是某部书的主人公。当然，由于主人公在小说中是作者主要描写对象，故事较多，性格有时候较为复杂，所以不但大多要谈，而且对他或她的分析文章篇幅也就相应较长些。

所谓众生之相，不是指众生的共相，而是指不同人物的个性形象，人间众生，实际上正是由无数不同性格、不同形象的个人所组成。进而，众生之相不仅是指众生的形象，同时也是指众生的“心相”，包括他们的个性特色和心理奥妙。在金庸所创造的武侠世界中，众生之苦主要不是缺衣少食、挨饿受冻等等物质上的匮乏，而是有求不得或身不由己的精神上的扭曲和煎熬。对应于金庸小说的性格描写、人性揭示和心理刻画、对众生之相的悲悯态度等等，我的谈论当然就不能局限于人物描写的艺术技巧，而要对其中人物作心灵的关注，进而还要涉及超乎其上的人文精神。

以下是关于这本书的几点说明。

首先，我已经出版过的那本《金庸小说人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与这本《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是否有重复之嫌？这一点，我想应该不会，因为这两本书的重点和体例大不相同。具体说，一是前者着重理论，将全书分成了“人格论”、“人性论”、“人生论”、“情爱论”、“人才论”、“人种论”等不同的论题；而这一本则是注重实际，专谈具体人物。二是前者着重人物的类型分析，将论述对象相应分成侠者与小人、善人与恶人、异人与常人、奇人与真人、男人与女人、超人与凡人、汉人与夷人等等；而这一本则是不分类别，专注于个别人物的性格与人生。三是讲述方式的不同，前者是“论”，而这一本则是“谈”。我希望，“谈”比“论”要更加自由、更加具体、更加轻松，

也更加亲切。最主要的一点，当然是想“谈”出一些新意。

其次，之所以选择这五十二个人物作为分析谈论的对象，主要是因为我对所谈论的这些人物的比较感兴趣，或者干脆说是因为我有些感想要和大家交流。本书的正题是“众生之相”，是想尽可能讲述各种各样的众生，还想尽可能谈得有些深度，这样，就有一些大家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人物在这里无法论及。如《书剑恩仇录》中美丽的香香公主、《倚天屠龙记》中的小昭、《鹿鼎记》中的双儿等等等等。这些当然都是非常著名、让人喜爱并且能够深入人心的传奇人物，但在“众生之相”的题目下，香香公主的美丽天真、小昭和双儿的温柔体贴，却未免太过单纯或单薄，因而不能入选。这虽然不免有些令人遗憾，但“众生之相”这个题目，总该有一定的深度标准。

再次，即使按照比较严格的标准，在金庸的小说中，可谈论或值得专门谈论的人物也还有不少。例如《射雕英雄传》中的裘千仞、欧阳锋和一灯大师，《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陆无双、林朝英，《倚天屠龙记》中的殷离、赵敏、成昆和陈友谅，《连城诀》中的戚长发、戚芳、汪啸风、凌退思，《天龙八部》中的王语嫣、游坦之、阿紫、段正淳及其几位情人，《笑傲江湖》中的任盈盈、左冷禅、东方不败、余沧海、刘正风和莫大先生等等。这些人物之所以没有被选入，纯粹只是因为篇幅所限，如果对这些值得一说的人物一一谈及，那么这本书恐怕就要增加一倍以上的篇幅。

第四，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越女剑》、《白马啸西风》、《鸳鸯刀》和《雪山飞狐》这四部书中的人物全都没有列入这次的谈论对象之中。因为这几部书的篇幅相对较短，而且有的还不是以写人物为主，可以拿出来独立谈论的人物

本来就并不多，其中的一些值得谈论的人物，我在别的书中也都说过了，在这里我一时也谈不出什么新意；又想这本书没有必要搞平均分配，没必要本本点到或人人点到，所以干脆就空缺了。

第五，要专门说明的是，在这本书的目录中也找不到萧峰、段誉、韦小宝这三个重要人物的名字，这当然不是无意的疏漏，而是因为我曾经分别写作并发表过有关他们的长篇论文^①，我现在谈不出更多更新的内容，又不想在这里炒冷饭，所以就只好干脆不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对金庸小说谈论得较多，在这本书里想要完全避免我过去说过的每一个观点或每一句话，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尽量保证少作重复，多出新意。

最后，既然是“人物谈”，而不是“人物论”，我就想尽可能保持一种较为轻松随意的心态笔法，也尽可能采取非纯学术或非学究的方法形式，即不想对所谈论的人物作面面俱到或逻辑周密的论证。在评论人物形象的时候，我当然会好处说好，不好的地方就说不好。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不一定都是在作评价，更想做的是人物心理分析，最想做的其实还是想要寻找更多的见识人生的角度和方法，有时不免也会表达自己对人性的认识和人生的感慨，甚而时常兼及自己对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和文明方式等等所作的思考。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会借题发挥。

我的评说和发挥到底怎么样，敬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① 即《中国文化的精灵与怪胎——韦小宝论》、《虽万千人吾往矣——萧峰论》、《段誉形象及其意义》，见拙著《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论》，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4月版。

目 录

引 言	1
陈家洛正打歪着	1
余鱼同焚面洗心	9
天池怪侠袁士霄	17
天山双鹰醋海情	24
尴尬主人袁承志	31
谁会爱上夏青青	39
李自成袒露疤痕	46
何红药何药可医	55
夏雪宜阴魂不散	63
郭靖侠义人生路	71
黄蓉人间逍遥游	82
黄药师自我局限	90
梅超风出入邪门	99
老顽童百岁成人	107
杨过黯然最销魂	114
郭芙不知心里事	125
李莫愁死不知情	132

绝情谷主公孙止·····	140
裘千尺自掘深渊·····	147
胡斐不通世间事·····	153
商老太铁厅烈火·····	161
马春花任性迷情·····	169
南兰一生梦未成·····	177
何人识得张无忌·····	185
周芷若抱负远大·····	205
灭绝师太性乖戾·····	216
谢逊忏悔向新生·····	224
狄云素心无处安·····	232
花铁干生死关头·····	239
虚竹子人性闪光·····	246
段延庆面目全非·····	260
岳老三名人无名·····	270
慕容复人生如梦·····	279
丁春秋自撰春秋·····	288
康敏畸恋碎花衣·····	296
石破天石破天惊·····	304
白自在自大成狂·····	310
史小翠不让须眉·····	318
无主游魂丁不四·····	325
梅芳姑孤芳凄绝·····	333
叮叮当当悦耳声·····	340
令狐冲笑傲江湖·····	347
岳不群君子两面·····	358
任我行行之不远·····	366

岳灵珊人间献祭·····	373
仪琳可爱更可怜·····	381
江南四友徒悲叹·····	388
小玄子半开生面·····	395
陈近南英雄末路·····	404
阿珂无处拨哀弦·····	412
施琅清正成另类·····	421
洪安通神路安通·····	429
后 记·····	438

陈家洛正打着

陈家洛是金庸第一部小说的主人公，可想而知，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必定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将他设计成作者家乡浙江海宁的历史名人陈世倌的第三子，然后又利用海宁一带的民间传说，说他是满清乾隆皇帝的同胞兄弟，从而将满汉民族之间的斗争，改编为兄弟之间情感、礼教、欲望、法理等复杂的矛盾冲突，从讲故事的角度来说，堪称佳妙。

很明显，作者想把陈家洛这个人物写成一种侠义理想的化身，因此他不但立场正确、思想先进，而且才貌俱佳、文武全能。在最初的版本中，陈家洛具有解元功名，只是因为作者觉得自己替他草拟的诗句水平不够高，“解元的诗不可能如此拙劣，因此修订时削足适履，革去了他的解元头衔”^①。作者的这番改动，实际上丝毫也没有减少这个人物头上光环的尺寸和亮度，老实不客气说，如果将这人为的光环取下，立即就会发现这个人物实际上形象干瘪，其自身并没有多少打动人心的性格特色与光彩。

我之所以对这个人物还有话说，是因为看到了他的心理

^① 见《书剑恩仇录》修订版“后记”，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5月版，第804页。

和个性中的并不显著的另一面，我想，这很可能是作者歪打正着，或者说是“正打歪着”。

—

我的根据，就是小说《书剑恩仇录》的悲剧性结局。对主人公陈家洛而言，这是一场双重的悲剧。在事业方面，他不仅没有获得“反清复明”或“反满复汉”的成功，反而差一点让乾隆皇帝将红花会的头领一网打尽；在个人感情方面，陈家洛就更有巨额“亏欠”，先是深深地伤害了翠羽黄衫霍青桐，使之生不如死，而后又将香香公主送给乾隆，等于将她推上了死路。

当然，《书剑恩仇录》及其主人公的人生悲剧，有一部分是属于命运悲剧，即有限的人力难以与历史命运相抗衡，例如小说中的回疆少数民族英雄木卓伦领导的一个小小的部落，到底难以与清朝的几十万大军相抗，最后终于整个部族全军覆没。而陈家洛的个人悲剧中，同样也有许多先在的、难以抗拒更难以改变的命运的因素，其父母的婚姻就是一场悲剧，而作为这场悲剧性婚姻的结晶，陈家洛的命运就已经注入了一种非常明显的悲剧性。如果遵从父亲的意志读书做官，那就明显违背了母亲的意志；反过来，遵从母亲的意愿亡命江湖，那就明显地违反了父亲的愿望。更重要的是，他之所以被他的义父——也是他的精神之父——于万亭选为红花会的少总舵主，原因实际上不在于他的才干高人一等，而在于他的身份与众不同——他是乾隆皇帝的同胞兄弟，这一身份显然更有利于红花会的“反满复汉”的大业。也就是说，陈家洛只不过是红花会前总舵主于万亭预先布置好的一枚棋

子，虽然至关重要，但却身不由己，这就是一种不由人控制的命运力量，这力量最后差一点将陈家洛撕得粉碎。

命运的悲剧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不必多言。我们要着重说的是小说主人公陈家洛的性格悲剧，这集中体现在他与霍青桐、香香公主的两段爱情故事中。

陈家洛的第一段悲情故事是这样的：陈家洛带领红花会的英雄帮助霍青桐的部落夺回了他们的宗教圣物《可兰经》，两个人虽说不一定是一见钟情，但却明显是两情相悦，陈家洛注视霍青桐的目光是在场的几乎所有人都能读懂的，爽朗的霍青桐当众将自己祖传的一把小剑送给陈家洛作“纪念”，陈家洛也接受了这一纪念品。也就是说，两个人已经由夺（经）书、送宝剑——书名《书剑恩仇录》也由此而来——订立了私情盟约。但正在两人情意绵绵之际，女扮男装的李沅芷跑到霍青桐身边做了一个“亲切”的举动，陈家洛的心中立即就不是滋味。原来说好让霍青桐随同红花会帮忙，现在也立即改口，坚决不同意霍青桐与他们一同前往。告别之际，聪明的霍青桐早已察觉真相，并委婉地提醒陈家洛，但陈家洛一直都没有想办法去查明真相。实际上，在陈家洛的心中，他对霍青桐的情感，已经被这个小小的“误会”所扭曲了。

接下来的故事是，陈家洛前往回疆给木卓伦通风报信，途中遇到了美丽而又天真的香香公主，两人一路同行，自是风光旖旎。天真的香香公主对这位打扮成回疆青年模样、英俊潇洒的“白马王子”——陈家洛骑的当真是一匹白马——早已暗自倾心。继而在部落传统的“俚郎大会”上，美丽的香香公主主动“俚郎”，公开对陈家洛表示了爱情，而陈家洛稍稍犹豫之后便欣然与她翩翩起舞。部落中最美丽的香香公主终于有了心上人，自然是整个部落的大喜事，却不料木卓

伦的心情暗自为之沉重，而霍青桐则更似突遭巨雷轰顶，几乎为之呕血而死！原来这香香公主不是别人，正是木卓伦的小女儿，即霍青桐的同胞妹妹。

一般的读者读书至此，大多为霍青桐的命运扼腕痛惜。看起来，陈家洛在这一爱情悲剧故事中似乎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不知道李沅芷女扮男装，不知道霍青桐与李沅芷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也不知道香香公主会如此迅速又如此大胆地公开向他表示情意，更不知道香香公主会是霍青桐的亲妹妹。也就是说，这一悲剧故事，还是一种“命运的悲剧”。

二

然而，如果换一种角度去看，深一个层面去想，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故事中，男主人公陈家洛的性格和心理上的一些或明显或隐蔽的缺陷，才是这个所谓“命运悲剧”的真正的成因。

首先，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在与霍青桐的爱情关系中，或是在与香香公主的恋爱关系中，主动者都是女方。霍青桐大方地首先送出自己的宝剑作为定情之物，香香公主更是大胆地首先向陈家洛抛出自己的爱情丝巾，而陈家洛则无一例外地总是扮演被动的角色。这当然可以解释成汉民族和回疆少数民族生活观念和习惯的差异，少数民族的少女总是性格爽朗，而汉民族的男子则被长期的礼教传统搞得含蓄被动。但与此同时，这也未尝不可以解释为陈家洛性格的怯弱，他压根儿就不敢也不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当然更不敢在公开场合中主动地表达。更合理的解释，还应该考虑到汉民族的历

史文化传统对书生陈家洛的心理影响和制约，使他成为一个怯于表达自己情感的男人。

其次，我们注意到，在发现李沅芷与霍青桐的“亲切”举动之后，陈家洛立即不假思索地拒绝霍青桐兄妹随行，从而使对方失去了任何解释的机会。这当然可以解释为年轻的情人的敏感和嫉妒，导致行为决策上的失误，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心理的表现，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更多，那就是陈家洛的自以为是、心理脆弱，更重要的是他心胸狭窄。

再次，霍青桐临别之际，实际上已经作出了解释，并有非常明确的提示，要他去问清楚李沅芷到底是女是男，但奇怪的是，陈家洛自始至终都没有向任何人打听李沅芷的情况。如果说陈家洛没有看清李沅芷女扮男装的真相，是缺少足够的江湖经验，如果说他不愿向红花会的客卿陆菲青打听其徒弟李沅芷的情况，是出于年轻人的腼腆，那么他为什么不向余鱼同打听呢？余鱼同是陆菲青的师侄，也就是李沅芷的同门师兄，同时又是红花会的兄弟，向他打听李沅芷的情况应该是轻而易举之事。但陈家洛却始终不问，非但不问，而且还不愿听有关李沅芷的任何解释——在徐天宏与周绮的成亲之夜，李沅芷偷偷进入余鱼同的房间，陆菲青、余鱼同当晚先后到陈家洛那里，要对此人此事作出解释，陈家洛就是不给他们任何解释的机会！这与其说是陈家洛的“豪迈大方”，不如说是他的一种固执己见。而且，这还不是一般性的“爱面子”，实质上是一种可怕的自我封闭。而他的这种固执己见而又自我封闭，一半来自性格或心理的遗传，一半则是来自他现在的身份与地位的约束——他是红花会的总舵主，是年轻的明星和英雄，自然“不能”表现出任何私情和私心，从

而，心理上的疾病愈发深重。

又次，陈家洛“忘却”霍青桐而接受香香公主，显然不是因为他不爱霍青桐，其实也不是由于对李沅芷与霍青桐关系的简单的误会，而是有其更深刻的心理原因。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即使没有对霍青桐的误会，陈家洛在香香公主抛出爱情彩球之际，也还是会移情别恋，会把香香公主当成自己真正的佳偶。其中奥妙在于，翠羽黄衫霍青桐英姿飒爽，无论是武功、智慧，还是性格、意志，都是上上之选，真正称得上是女中豪杰，巾帼不让须眉。问题也恰恰在这里，霍青桐越是上上之选，陈家洛就越会对她敬而远之；霍青桐越是具有巾帼丈夫的气质，就越会使陈家洛退避三舍。

三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说起来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陈家洛在身份上，不仅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而且还是一个天下敬仰的总舵主、大英雄；但在心理上，他仍然是一个普通的青年，甚至还是一个尚未真正成熟起来的青年，是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小男人”。看起来他比别人武功更高、权力更大，实际上他的性格及内心深处却比常人更加自卑而且脆弱。而陈家洛这种习惯于鹤立鸡群、极具心理优越感的人，怎能面对和容忍一个霍青桐这样的会使自己相形见绌的人？为了掩盖大丈夫的外衣之下的那种惟只有自己知道的小男人的精神真相，为了维护一种小男人的虚假的大丈夫的面子，最明智的办法，当然就是避免接近巾帼丈夫。实际上，一个小男人，尤其是心理上的小男人，也无法接受和容忍这样的巾帼丈夫，就像一个相貌丑陋的人不能容忍镜子。

而香香公主就完全不同了，她不仅更为年轻，也不仅具有惊人的美丽容貌，更重要的是她既不会武功又不懂谋略，只有一派无知无识的天真。在香香公主的眼里，陈家洛几乎是一个神话中才会出现的人物，是她心目中的一个无所不能的英雄。尽管陈家洛自己也知道香香公主对他的印象不无幻想的成分，假象大于真相，但这种幻化英雄的感觉，却能极大地满足一个小男人的虚荣心。这，才是陈家洛性格及心理的最大的秘密。

最后，乾隆皇帝垂涎香香公主的美貌，向陈家洛提出要得到香香公主作为自己恢复汉族身份的交换条件，陈家洛居然真的答应了，并且亲自出马苦口婆心地劝对他一往情深的香香公主去跟乾隆，理由是要顾全大局，为了国家大事、民族大业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个人情感。不仅他自己要牺牲，而且还要香香公主也牺牲自己，献身于乾隆。这番汉人的大道理搞得香香公主无话可说，最后只得一死殉情。可以说，是陈家洛亲手将香香公主送上了死路。他的理由是那样的堂皇，一般的读者或许还会为之感动，以为陈家洛是一个真正的大英雄。

实际上，这还是出于心理病症。只不过，不仅是陈家洛个人的心理病症，而且是汉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痼疾。病因之一，是汉民族一向有一个民间传统，叫做“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意思非常明白，衣服可以随时换，但手足却不能断。乾隆正是陈家洛的兄弟/手足，而香香公主连陈家洛的妻子也不是，那就连衣服也算不上，只能算是一件披风。病因之二，是汉民族一向有一种官方传统，叫做“江山事大，个人事小”。意思也很明白，就是为了民族、国家、天下的利益，当然可以牺牲个人的欲望。这一价值观念的极端表述形